

天福復活

陳懷台

外孫陳天福生於 2015 年七月一日，父母親都是史丹佛的醫生。因為母親產前感冒發燒，產後在醫院觀察了兩天，出院後小天福一直昏睡。我望著他心中浮起不祥的預感：「這孩子會死！」我馬上暗笑自己的無稽，足月八磅的孩子怎麼會隨便死？七月五日，我開車到聖荷西去參加天主教的中文彌撒，在教堂外接到消息，小天福發燒送進史丹佛醫院，我馬上折回家照顧另外兩個孫女。天福在母胎中被濾過性病毒感染（entero virus）。初生兒沒有任何抵抗力，病毒馬上侵到全身，很快的蔓延到腦、肝臟、肺臟、心臟、腎臟，兩天後開始插管、洗腎、輸血。醫生說肝臟已經全毀了，將來需要肝臟移植。最糟糕的是頭腦，天福可能變成白癡。死亡只是時間問題，我女兒請醫院的牧師來緊急傅洗，我立刻用電郵送出「祈禱呼求」去美洲、非洲、亞洲及歐洲，聯成一個祈禱網來保護天福，仁慈聖母會和社會服務修會的修女也不斷的祈禱。只有天主能救他了。我眼前一直看到一具小棺材。我哭著問天主：「為什麼？求求您救小天福。他的生命才剛剛開始。我活夠了。要死讓我死吧！」

住院醫生來探聽我的口氣，她說許多父母到這時已經放棄。我說我和女兒談過了，只要天福活著我們會扶養他，決不放棄！我深信只要主說一句話，死人都可以復活。有這麼多人在替天福祈禱，天主不會讓我們失望的。教友羅慧敏送來露德聖水及炒麵，劉靜堯幫忙找教堂獻彌撒。我們身心欲碎看著天福受苦。我女兒開始禁食祈禱，因為她還在月子中，我就勸她喝湯。我們把雞湯煮的濃濃的，讓她喝下去。

七月九日晚上，女兒來電訊說天福的血壓下降，心跳增到三百多下。他的小心臟無法負荷。時間不多了。終於天福心臟停止跳動。醫生電擊三次無效，放棄，宣告死亡。他們讓父母親抱著嬰兒說再見。我女兒一邊哭一邊摸著天福唱歌給他聽，叫他安心的去天堂。忽然間我女婿驚呼「心跳回來了！」奇蹟出現，死人復活！

第二天早上一大群醫生會診天福。損壞的腦及肝臟開始復原，天福還睜開眼睛來看他爸爸一下。主治醫師說：「我們無法解釋。」但是醫生們決心搶救小天福。他們關著門和父母親會商同意用人工心臟膜以後，天福馬上被推到手術室。外子在醫院外面等待、泣不成聲。終於好消息到達，手術成功。人工心、肺、腎可以幫小天福的心臟和肺部得到休息。我在家照顧孫女。女兒來電話說她受不了了。我說你一定要撐下去，要繼續唱歌給小天福聽，他是乖寶寶，他會為父母親活下去。

七月十一日早上，我去聖堂祈禱，哭泣。主對我說：「不要怕」。我說：「主，我知道你把死人復活，為彰顯您的大能。現在教友們都看到了這個死人復活的奇蹟。我怕天福已沒有利用價值，你會把他收走。」主沒有回答。彌撒中主又對我說：「歡欣吧！rejoice!」我說：「我高興不起來。孫子重病，隨時會有生命的危險。」我終於痛哭出聲。神父及教友都答應替天福祈禱，其中一位居然是我女兒同事，她很快地通知大家，共同祈禱。

回到醫院，女婿說天福情況穩住，要轉送到心臟科加強護理室，那裡的醫生護士對搶救心臟比較有經驗。天福隨時都有兩個護士全職照顧，一個看管機器，一個護理天福。因為不知道是什麼病毒，只知道病毒來勢凶猛，他們像在處理 SARS 一樣的小心，將天福放在隔菌室。我們需要帶手

套口罩才能接近天福。只能碰碰他，不能抱起來。可憐的孩子一個人躺在床上動彈不得。我們輪流和他說話唱歌。兩個阿姨小信和小望都趕到了。對大女兒小愛是很大的安慰。

七月十二日禮拜天。我希望替天福獻一臺彌撒。到美國堂區要找堂區辦公室，教友說主日沒人上班。我馬上轉找中國教友，從兒時隣居古偉業開始，經過湯明昭聯繫到聖荷西本堂歐神父。神父馬上答應。我帶著外子和兩個女兒小信和小望去聖荷西參與彌撒，有三個教友很客氣地來歡迎我們。我怕我一開口會失態，只有用點頭搖頭回答他們的問題。彌撒後堂口有許多慶祝活動，我不想掃興，就帶著家人悄悄地走了。

禮拜一是七月十三日。天福的心臟已經穩定二天了。新生兒加護主治醫生流著眼淚告訴許多人天福死而復活的奇蹟。醫護人員感動的哭。小愛收到一位牧師的電話說電視公司 PBS 要來拍紀錄片。天福仍然病危，靠著人工心肺及洗腎機活著。我們身心疲憊，但我女兒瞭解為主作見證的重要，盡量合作。五分鐘的見證，拍了一個半小時。女兒累垮了。

七月十三日早上的讀經讓我心驚膽顫。埃及的法老王說猶太人的女兒可以活但是首胎男兒需處死。我女兒有兩個健康的女兒，天美和天全。天福是他們首胎兒子。我一直安慰自己說這是舊約，天主已經拯救了我們。不用怕。星期二的讀經提到摩西的母親把嬰兒放在河裏逃生，一位埃及公主把摩西救起來領養。我一回家就和女兒說今天就要請她的朋友凱蒂做天福的代母。凱蒂送我女兒去生產看著天福出生。天福是在緊急情況下領洗的還沒有代父母。凱蒂哭著答應。她到醫院來送給天福一個聖衣聖牌。那是在她家族傳了許多代的寶貝。加爾默羅聖母是她家的主保。我用酒精消毒後把聖衣放在天福胸前。星期三及星期四的經文都在講摩西逃出埃及在火中領受上主的派遣。我對主說：「讓天福長大吧。他是個好孩子，可以為主服務。」星期五的經文是逾越（pass over），上主要猶太人用羊血塗在門上，保護他們的首生兒子。我想到天福胸前的聖衣，可以保佑天福脫離死神的魔掌，放心不少。

七月十七日，三位心臟科專家對我女兒說天福需要人工心臟移植，因為他的左心室已經完全被濾過性病毒損壞，不可能復原。天福的血壓一直下降。我打電話求我兩個哥哥去向聖母求奇蹟。一個在台灣，去求礁溪聖母；一個在大陸，去求福建玫瑰山莊聖母。我在台灣的哥哥說他已經朝礁溪的方向向聖母求了。我說那不一樣，個人去朝聖的力量比較大，要快一點去，天福不行了。到了七月廿二日下午四點。天福的高壓已經降到 36，隨時會死。我女兒哭了。我二哥那時已到福建玫瑰山莊。他不會祈禱，可是主持修女鄭文英女士記得我，她幫我跪下來祈禱三十分鐘。就在那時候，美國的五點，天福的血壓忽然升到正常。鄭修女祈禱完後對我二哥說天福的病會好。聖母會保佑他。我三哥和錢玲珠也去台灣礁溪懇求聖母。錢玲珠說他祈禱完以後感到很平安。天福的血壓繼續維持良好，兩天後，醫生就停止使用人工心膜機了。天福不再需要心臟移植。心臟科主治醫生說：「這是奇蹟！」

天福的血小板（platelet）一直在減少。天天輸血還不夠，終於導致全盤性內出血（DIC），全身變成紫色，情況危急。醫生找不出原因。我就向聖安東尼求幫助醫生做診斷。忽然間，通到洗腎機的血管阻塞，其它十三條比洗腎機小的血管反而保持暢通。醫生大思不解，說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情形。醫生把洗腎機拔出來後要另外開刀重新插管。我女兒趁這個機會就要求醫生把天福的血液洗腎機換成腹腔洗腎，危險性會比較少。醫生不肯。兩邊堅持了一陣時間，結果發現血小板停止下降。原來血小板是被洗腎機破壞掉的。終於找到血小板下降原因。醫生這時才同意由血管的洗腎機換成腹腔洗腎。解決了問題。感謝聖安東尼！天福就是這樣起起伏伏地一直有生命危險。我氣得問天主：「為什麼這樣對待天福？」我女兒說：「媽媽，我們不可以問。聖母瑪利亞沒有問為

什麼耶穌要受苦。約伯也沒有問為什麼他自己要受苦。」我說約伯的故事是喜劇收場。小愛說：「妳怎麼可以說那是喜劇？約伯死去的孩子沒有一個復活。」我啞口無言。

八月一日天福滿月，是主日。在這一個月中天福吃盡苦頭，同時也享受到無限的愛。小小年紀已經有二十台彌撒奉獻給他。為了感謝天主及大家的祈禱，我們帶一個蛋糕去聖荷西教堂慶祝天福滿月。不知道天福還能活多久，但為了他的復活及他一個月的生命，我們歡欣地感謝天主。

八月八日，在小愛的美國本堂 **Saint Williams Church**，天福終於排到一台五點的主日彌撒。彌撒在六點結束。八點則發生了一件大事。天福拔氣管了。本來醫生說還要等兩個星期。天福終於脫離所有的機器，可以把他抱在手上。我望著小愛抱著她的兒子「喜劇收場」！我對天主說：「感謝了。從此以後，祢是我的第一位。我跟祢走吧！」

因為插管了一個月，有許多問題。第一是聲帶壞了哭不出聲，第二是不會吞嚥。耳鼻喉專家說天福右邊的聲帶已經完全癱瘓了。可能是開刀插管時傷到神經。我心想不能講話不是大問題。禍從口出，只要頭腦清醒，少講兩句話也少惹麻煩。我問小愛如果天福不能吞嚥以後怎麼辦？小愛說要在腸子上面挖一個洞來餵食。肚子開洞進食容易感染也影響形象，我捨不得。天福需要的一種心臟藥是不能用食管餵的，只能用口服或靜脈注射，因為藥和塑膠管會起化學作用。目前這藥是用點滴靜脈注射來打進體內所以天福不能離開加護病房。天福的胃不能進食，他一吃就吐。我相信天福會進步到可以吞藥，但是需要時間。保險公司急著要天福離開昂貴的加護病房。在這裏，小愛每日要自付一仟美元，保險公司付出的更加可觀。最快的出院方法就是開肚子灌藥。小愛不肯簽字，一直拖延。醫生終於下了最後通牒，再給小愛 24 小時來証明天福可以口服心臟藥，不然就要把肚子開一個洞來餵藥。小愛及女婿急著訓練天福，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藥混著奶灌下去。天福一直掙扎，既使吞下去了也馬上統統吐出來。父母親都精疲力盡，我女兒失望得不得了。我不在場，等我到時天福已經累得睡著了。可憐的孩子，肚子又要開一個洞，我無能為力，只有跪著對聖母說：「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。」我的眼淚掉下來。

晚上我正在難過時，劉靜瑤來電話。她第一句話就是「天主對你太好了！」是嗎？她不知道天福的肚子要開洞。她說「馬利絡神父要再加給天福 40 台彌撒。」我不敢相信。馬上跪下俯謝天主。40 台彌撒？我可以替天福求 40 個願。第一個願是天福可以吞藥而且可以吸收不會吐出來，這樣肚子就不用開刀。我馬上發電郵請所有的朋友懇切祈禱。我對天主說：「祢可以狠心地讓我失望，總不好讓大家都失望吧？」第二天，小天福吞下 40cc 的奶沒有吐。開刀暫緩。不但如此，小天福的聲帶突然間鬆開來大聲喊叫，好像是對世人宣佈他之所以能够吞嚥是上主的奇蹟。上主應允了我們的祈禱。

住院三個月後天福終於可以回家了。從天福最後一次的 MRI 及超音波看到被濾過性病毒損壞的頭腦完全回復正常，腎臟正常、肝臟正常、呼吸正常、血壓正常、聽力正常、嗓門洪大。心臟科主治醫師在作最後一次會診時連連對其他八個醫生說「**This is a miracle!**（這是奇蹟！）」

在天福出院時有一架直升機送來一位從沙烏地阿拉伯來的小病人。我不認識病人的家屬。只有在心裡默默地對他們說：「在這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你們的孩子。他的名字是耶穌！」

天福的媽媽一直在為天福擠奶冷凍。小天福的母奶已儲存了三個冷凍庫，吃不盡的。天福開始捐贈他媽媽給他存的奶給別的嬰兒，小小年紀已經成了慈善家。天福十個月大時，他的代母請我們吃飯介紹天福給她的家人。他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客廳裏擺設了許多聖物。我抱著天福慢慢地觀賞。當天福看到聖母、聖嬰像時，忽然手舞足蹈地大聲歡笑，我幾乎抓不住他。客人們驚奇地

跑過來看。有人說天福可能是在死的時刻看到聖母，現在又認出來了。孩子不會講話，誰知道他看到什麼？但他對一個普通聖像的狂喜反應，真是令人不可思議。

天福週歲了。我已退休遷往加州照顧他。天福的一呼一吸都讓我回想到天主讓他復活的奇蹟。我抱著他好像是抱著小耶穌。他生日時在天主教堂接受敷油禮，我們舉家連續三天大慶祝，總共來了一百多位親友。滿心歡喜。我代表全家叩謝教友們對天福的祈禱及厚愛。

讚美及光榮天主。我親眼看到您的大能。感謝您對我孫子陳天福的救命大恩。我願將我的餘生奉獻給您。（美國加州）